

张素萍之死

文 / 徐祉琪

一觉醒来，火车还在行驶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凌晨两点。

车上的旅客大多还醒着，窗外的灯光凝成一个小点，最后收束在他们的眼睛里，满满都是盲目和茫然，或许旅途的尽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。

我拿出手机，看见群里传了一个视频，看了很久，才认出视频里的那个人是张素萍。印象中的张素萍似乎爱穿一件蓝黑色的旗袍，头发尽数挽上去，戴着白色的玉质耳环。她很少笑，总是在傍晚时分目不斜视地走过街道，她走起路来一步三摇，总让我想起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的玛莲娜。

张素萍虽然只是一个收银员，但她眼神倨傲，就算生活拮据，也不委屈自己去顺从生活的枯燥与贫乏，所以她穿旗袍，梳发髻，戴玉质耳环，在下午茶时间出现在咖啡店。

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张素萍，现在在视频里却是死了的。她穿着睡衣，头发蓬乱，双眼紧闭，四肢僵硬，只有吐出的舌头带一点红。

我往下滑着屏幕，群里说她是吊死在自己房里的，张素萍没有丈夫儿女，过去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她同住，后来搬出去了。被发现时她跪在地上，一条短短的绳子穿过她的脖颈，以一种赎罪的姿势离开了这个人世。

但凡有一点点求生欲望，张素萍都不会死，她只要站起来就好了，但她没有。

一个人究竟要绝望到什么地步，才会跪着都能把自己吊死？我不知道，只能说，人类在自杀这一方面还是很执着的，如果你抱了那样一个念头，那么总是会有办法的。

看着视频里那些高举手机拍录张素萍的人，我想这算不算另一种风光。

张素萍生前卷入一场网络事件中，大家都猜测她是因为这个而自杀的。

死人往往比活人得到更多的话题和关注，人们慷慨得很，张素萍生前得不到的东西，在她死后都一并给她。容忍一个死人把秘密带进坟墓里，简直比缴了他们的手机，断了他们的网络还叫他们痛苦。但凡人死了，围观者都要先发出些怪异的惊呼，做些难以置信的表情，然后再加几句“我前几天还看见她怎么怎么样”的话来显示与她的亲近，诸态做尽后，便可愉快地对死者评头论足了，反正说说也不要钱。

可笑的是，我们对张素萍的了解并不是来源于直接与她的沟通，大部分人都是从网络上了解她的事情，近在咫尺的人，却要从一个虚拟的平台才能了解到她的事情，不知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落后。科技愈加发展，人类却愈加孤独封闭，我们把后背对着彼此，却用形形色色的软件互相交流着真实情感，好像这样真的就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，但抛弃了最原始的沟通，就算再亲近，始终还是隔着一个工具。

张素萍生前火了一段时间，起因是她救了对门那家的女儿。张素萍在一家便利店当收银员，下了班后发现对门隐隐传来拍门声，她没有那家人的电话，便去叫门，但没有人应，拍门声越来越急，情急之下张素萍推门而入，看见这家人读初中的女儿倒在地上，浑身是血，张素萍把人送了医院，还垫了一笔医药费。

那个女孩子在削水果的时候滑倒，不小心用水果刀扎了自己，如果不是张素萍及时发现，恐怕现在已经没命了。有人把这件事改头换面写成文章发表在微博上，很快就被顶上了热搜，张素萍的事情一下子被各大网友熟知，人们亲切地称她为“中国好邻居”，表示希望以后也能遇到这样一个邻居。网上一时间涌出了各种夸张素萍的话，有人说她又漂亮又优雅，有人说她温柔得很，脾气也好，有人说她是一家中学的音乐老师，丈夫很有钱，还有一个在读重点初中的儿子。

反正只要能达到夸赞的目的，谁又在意那些话是否

属实呢。

张素萍的出名虽然有些意外，但细想下却也很正常，在一个道德逐渐下滑的信息化时代，小小的善举注定会被放大。

那段时间，张素萍的家里一下子热闹了不少，有不少小报记者去采访她，问她为什么会救人，为什么会帮忙垫医药费，她只是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也没想那么多，看到就这样做了。”后来那个与她同住的年轻女孩还帮张素萍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，每天都有很多网友去她的微博下留言。

美丽的张素萍，善良的张素萍，人人都这样说。

每次我打开窗户，都能看见她描着精致的眉，涂着艳红的唇，挽着发髻，穿着那件立领蓝黑色旗袍，风姿绰约地从干净的街道走过，顾盼生辉，年轻的女孩子眼带憧憬地看着她，年轻的男孩子鼓足勇气上前与她打招呼，阅历丰富的成年男子向她投去欣赏而充满占有欲的眼神，成年的女人则嫉恨着她的风情和美丽。晚风将她发髻上的茉莉花香铺张开来，美丽的张素萍，善良的张素萍，穿着蓝黑色旗袍的张素萍，在众人各异的眼神中拐过路口。

每当这时，我的心里就会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，算不上是羡慕，准确地说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欣赏。

有个朋友要找一个素描模特，我向他推荐了张素萍。

但是朋友犹豫了，他说旁人都说张素萍是个不干净的女人。

“就因为她是只是个收银员却穿旗袍挽发髻出入咖啡店吗？”我出离了愤怒，人们总是惯于用自己经验去判断别人的生活，习惯性地以恶意去揣测别人，制造谣言。

后来我还是说服了朋友，当我们鼓足勇气向张素萍说明来意时，她微微有些受宠若惊。她给我们倒了水，切了水果，换上了她最好的衣服，倚在窗边，长发散在肩上。阳光好得很不真实，让我想起雷诺阿笔下那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艾琳小姐。

我对善良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，但我想张素萍算得上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不只是因为她救了邻居。我从没见过张素萍扎堆在那些长舌妇之中说人是非，也没见她训斥过无意冒犯她的孩子。她会在冬夜的街头认真地听完街头艺人拉的小提琴曲，在我们为她画完画像后，我们收到了两大盒她自己烤的动物饼干。她读聂鲁达的诗，

读叶芝的诗，知道死于异乡的肖邦，知道莫扎特的《魔笛》和《费加罗的婚礼》，知道“在命运的颠沛中，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”。

我由衷地希望这样一个女人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，但是我又想起了玛莲娜，美丽的玛莲娜，风情的玛莲娜，走在西西里的街头，男人的宠儿，最后却鲜血淋漓地躺在那里。

这种局面在一个星期三的早上被打破了，网上流出一个视频，看样子是张素萍那个走道的监控，监控里的张素萍左右看了看，然后用发上的发夹轻而易举地开了对面的门，她在里面足足待了差不多三十分钟才出来，接着才看见她出来打电话叫救护车。

人们被这个视频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，美丽善良的张素萍为什么会这种小偷的伎俩，在她进去的那三十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鲁迅先生有句话：一见到短袖子，立刻想到白臂膊，立刻想到全裸体，立刻想到生殖器，立刻想到杂交，立刻想到私生子。

在张素萍这件事上大家也是这样，一看见她开锁，立刻想到她是小偷，立刻想到她要偷邻居的东西，立刻想到她偷东西的时候被主人的女儿发现，立刻想到两人是经过一场纠缠，然后导致那女孩受伤，立刻想到张素萍在威胁了那个女生后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报警，然后摆出一副热心邻居的嘴脸。

张素萍在人们的臆想下被演化成了一个道德败坏、人品卑劣的女人。

民众愤怒了，为张素萍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名利双收而愤怒，为自己曾经替这样一个女人歌功颂德而愤怒。张素萍不再是他们眼中那个美丽善良的张素萍了，他们像大雨后的泥石流，不可遏制地涌进张素萍的微博，骂她小偷，骂她骗子，扒出她仅有的几张照片，说她放荡，轻浮，假清高，是个不检点的女人。他们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人肉出张素萍，她的住址，她的号码，她的职业，她的过去。张素萍的微博评论下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咒骂，偶有几个站出来为她说话的人，也马上被“祝福”今后找到如张素萍一般的邻居。

这个时候的张素萍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的妓女，人们把她揪出来，扔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执着名为正义和道德的鞭子，将她打得遍体鳞伤。在这些三观正确的文明人面前，张素萍就是罪人，罪人是没有尊严可言的，尽

管王尔德说过每个罪人都有未来。

都说科技改变人生，张素萍的人生还真是被科技改变了。

网络上的谩骂质疑渐渐影响到现实生活中，这场网络暴力演变成现实中的语言暴力。

他们说张素萍做姑娘时就很不安分，曾经因为偷拿了人家的一只金表而被绑在树上示众。

他们说张素萍骨子里就是个坏女人，在大家还穿得很保守时她就烫大波浪，穿吊带裙，每日故意打扮得妖妖娆娆，往街上一战，引得别人家的男人看见她都走不动路。

“不过可惜啊，”一个女人故作惋惜地摇了摇头，“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，打扮得妖妖痴痴有什么用，最后还不是被男人当做破鞋扔掉。”

在他们说着这些话的时候，张素萍还是每日从街道走过，穿着旗袍，盘着发髻，发髻上别一朵茉莉花，目不斜视地走过。

事情发生后，张素萍不闻不问，直到有一天她爆发了，像个泼妇一样，什么村言野语都骂了出来，大家都说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张素萍。原来很多网友都向张素萍当地的警察局反映，警察迫于压力，只好把张素萍带去录口供。

张素萍那天像个疯子一样，好几个年轻的男警察都被她锋利的指甲抓伤了，她拼命地挣扎，发髻散了，鞋子也丢了一只，她朝那些围观的人喊：“我是谁关你们什么事，我做过什么关你们什么事，我张素萍一生清清白白，凭什么要这样被人质疑，被人这么糟蹋，你们以为你们是谁？法官吗，审判者吗，放屁，你们不过是一群只会站队的鸭子，哪边人多，你们就站哪边，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，以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但其实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只敢躲在电脑后面评头论足，明明对别人的生活一无所知，对别人的过去一无所知，却七拼八凑，以为那就是别人的全部人生。来呀，你们不是在背后在网上把我诋毁得一无是处吗，有本事现在当面说啊！”

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站出来当面说，总之张素萍被抓了好几天，罚了一些钱。

后来一天夜里，那个和张素萍住在一起的女孩，她年轻的伴侣，搬出去了，那一天晚上很多人都听见张素萍尖利而绝望的哭声，她在微博上写了触目惊心的四个字：家破人亡。

在电影的最后，玛莲娜的丈夫回来了，她挽着她丈夫的胳膊走过西西里的街头，人们又像她投去敬意的目光，但张素萍没有丈夫，也没有情人回来挽着她的胳膊，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活在舆论中，迎来了冬天。

人们渐渐发现张素萍不对劲，她偷工作的那家超市的东西，她赤身裸体地走在街上，她随意在地上大小便，月经来的时候，血顺着她的大腿滴滴答答地留下来。她经常去找那个被她救的小姑娘，然后被她的家人揍得鼻青脸肿。

女人谈论她的丑态，男人谈论她的胸部，而我能做的只有关上窗户，从此以后，街上不会再有穿着蓝黑旗袍的女人经过了。

张素萍这一辈子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她按自己的方式活着，不去迎合别人，也不去中伤别人，就算是成为被消遣的对象，就算是被逼得和情人分开，她也从没想过报复那些人，但最后她却以一个这么痛苦的方式离开人世，一句话也没有留给这个世界。

在张素萍死后，她以前的情人，那个年轻的姑娘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她说张素萍小时候被人拐卖给扒手，所以她会那些开锁的技巧，但是她从来没偷过东西，那天她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情急之下就开了锁，但是她看见的不只是女孩，还有那个女孩的母亲，女孩的母亲有臆想症，发作，捅了女孩一刀，张素萍本来想报警，但是女孩苦苦哀求她不要把事情说出去，张素萍见女孩子可怜，所以应了下来。

但就是这一应，却要了张素萍的命。

事情真相出来后，网络上的言论又纷纷倒向张素萍，人们为她点蜡烛，谴责那些当初散播谣言，谩骂她的人，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呢，张素萍已经死了。

有人可能会质疑，不过是一个网络谣言而已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当然有，因为这背后藏着的都是被扭曲的恶意。所谓三人成虎，当这场网络谣言由虚拟演变到现实时，张素萍就没有活下去的条件了，她一定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会担上莫须有的罪名，为什么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却失去了一切。或许对于猎奇的看客来说这还不够惨烈，但这些已经足够毁灭张素萍了。

尽管大家都说张素萍是吊死的，可是我却觉得张素萍是被另一种东西杀死的。有时候，披着道德外衣的“正义之士”才是制造暴行的暴徒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合肥市第六中学高二（6）班）